

校园故事会

阿大阿二

穿错鞋

A DA A ER CHUAN
GUO XIE

庄大伟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阿大阿二穿错鞋

——上海人的童话

庄大伟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责 任 编 辑 孟昭禹
美 术 编 辑 倪基民
责 任 校 对 黄亚承
技 术 编 辑 杨林炳

阿大阿二穿错鞋

——上海人的童话

庄大伟 著

徐开云 插图 简 毅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政编码 2000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 字数 90,000

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1,000

ISBN 7-5324-2220-8 I·975(儿) 定价: 5.40 元

内 容 提 要

上海人写童话不稀奇，但用童话写上海人就稀奇。本书十八个故事，篇篇都是这样的童话故事。

童话故事里的上海人，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有的人用一块做面食发酵用的老糕，居然将一件衣服“发酵”变成许多件，用坏照相机变化自己的长相，一会儿是秃顶老头，一会儿是外国球星……

这些故事，不仅幽默逗人，而且内涵丰富，相信会使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同学喜欢的。

第一个读者的话

孟昭禹

因为我是《阿大阿二穿错鞋》这本童话集的编辑，那末，自然也就是它的第一个读者。

我熟悉作家庄大伟先生。他不仅是个多产的笔耕者，而且还是个多面手，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童话等等样样来，并且都结出了丰硕的成果。

读者可能不清楚，但作者都会感觉到，现在出书很难，尤其是短篇集子出版更难。

《阿大阿二穿错鞋》之所以能够顺利出版，是因为它有比较鲜明的特色。这位上海人，别出心裁，用童话写上海人，有浓郁的地方特点，给人以出新之感。

我想，古文物一定是越古越好。如果有谁发掘出开天辟地时期的一件文物，哪怕是件极不起眼的小玩艺儿，也会变成价值连城的国宝，轰动海内外的。然而，文艺创作却提倡出新。有作为的作家，不

但不愿意重复别人，也不愿意重复自己。庄大伟便是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作家。用童话的形式来反映上海人的生活，庄大伟恐怕可以算是第一个。第一个，多么难得的第一个！出版社理应给这样的作家以有力而又有效的支持。

文学创新，总是离不开作家的勇气的，据我所知，庄大伟创作“上海人的童话”，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。因为这样写上海人，说说容易，做起来可不那么简单。

童话是梦幻式的故事，是作家创作的少年儿童式的梦。它跟其他文学作品不同，不是直接地而是曲折地表现生活，反映生活，创造虚构的幻想世界。它运用神化、拟人、拟物、变形、怪诞、夸张、象征等手法去塑造超自然的形象，从而具有异常和神奇的审美效应。童话所创造出来的环境、人物、故事都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际存在的。“上海人的童话”，如果指的是上海人写的童话，那就没什么大意思了。因为只要是上海人写的童话，都可以冠之以“上海人的童话”。庄大伟的“上海人的童话”，是指作家写的上海人。用童话写上海人，弄不好会导致两种失败的结果。

一种是，没有遵照童话的逻辑性来写人、状物，

违背了艺术的真实，使故事变成了胡说八道的梦话。

再一种是，没有展开童话幻想的翅膀，处处写得很“实”，使故事根本不像童话。

《阿大阿二穿错鞋》是“真实”的。它的那些故事里的人物，一看就是上海人。他们的吃穿打扮，他们的一言一行，都有上海味儿。读完这本书里的故事，仿佛被作者的笔引来了上海，逛了上海有名的南京路，去豫园湖心亭茶楼品了茶，还吃了老城隍庙的南翔小笼馒头、春风松月楼素菜包子，认识了大阿福、阿毛娘……

然而，《阿大阿二穿错鞋》又是不“真实”的。试问，现实中的上海人，有谁能将一块做面食发酵用的老糕，发酵任何东西吗？把一件衣服“发酵”出许多件。有谁对着照相机，会换成各种各样的长相吗？一会儿是秃顶老头，一会儿是外国球星……

“真实的”，又是“不真实”的，这一对矛盾的结合，便成了“上海人的童话”了。就是说，梦幻式的故事，反映了上海人某些本质的特点。

我来上海工作已近四十个年头了，结交了许多上海人，但是，以前若是有谁问我这个关外人：“你说上海人有哪些特点？”我只能玩笑地回答：“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”拜读了《阿大阿二穿错鞋》后，感到作

者笔下的人物，尽管有好人，有坏人，还有不好不坏的人，他们性格不同，经历不同，却有一个共同点，即“头子活络”。这算不算历史老人赋予上海人的一个特点呢？“头子活络”的人，有的干好事，有的干蠢事，也有的干坏事。庄大伟的“上海人的童话”，是不是由表及里地触及到了上海人某种本质的东西呢？

《阿大阿二穿错鞋》里的大多数故事，都能引人发笑。看了这些作品，使人会联想到“北有相声，南有滑稽”。这两个艺术品种，相同之处是都会引人发笑，是笑的艺术，但韵味不同，乡土味不同。庄大伟的这部“上海人的童话”，显然像江南的滑稽戏。

说句心里话，我对这种幽默逗人的童话故事有些偏爱。少年儿童被教师和家长带到生命竞争的跑道上，奔啊奔啊，是够累的了。“少年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”我赞成少年儿童要勤奋学习，吃苦耐劳，奋发向上；那种以救世主的姿态，鼓吹少年儿童任其自流的做法，是荒唐的，是极不负责任的。我们一方面要帮助、推动孩子们上进，一方面又要设身处地替他们着想，给他们以温暖和欢乐。像《阿大阿二穿错鞋》这样的童话，每个故事里，差不多都有一个“笑娃娃”，逗引小读者忍俊不禁想发笑。这笑声一定会帮助他们驱逐烦恼和疲劳的。

庄大伟的“上海人的童话”，决不仅仅只给小读者带来笑声，还有丰富的思想内涵。它能让小读者在欢笑中，不知不觉地吸收了思想的养料。他们从这些上海人的童话形象里，看出怎样运用自己聪明的头脑，去做有益的事情，成为有益于国家、有益于社会的人。

认真思考起来，这部童话作品，还有不少长处，同样也存在若干短处，例如，在作者笔下，大多是文化层次比较低的人物，缺乏那种充满智慧、文明、开放头脑的先进上海人的艺术形象，这就使我在读后似有一种不够满足之感。

我国的童话创作，到了八十年代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，童话作家辈出，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但近几年则不那么如人意了。有人说这是走向低谷，我则不这样看。童话和其他文学创作一样，达到一个高度后，总要有个“喘息”的过程。总结经验，积蓄力量，为攀登另一个高峰做准备。现在的童话创作正处在这样的时期。

有些童话作家已经开始探索攀登巅峰的路。我想北京出现了“京味童话”，就是一个可喜的例子。庄大伟带头创作“上海人的童话”，当然也是一个可喜的例子。对于他们，做为献身于繁荣童话创作的一名

编辑,我十分敬佩;相信小读者也会献上一束鲜艳的花儿。

一九九三年初春

目 录

第一个读者的话·····	(1)
“毕扑”一声(代序)·····	(1)
换脸·····	(15)
外星人留下的天书·····	(26)
神秘的眼睛·····	(32)
老糕·····	(42)
芝麻掉进针眼里·····	(51)
变色头发·····	(59)
灯泡大王的新发明·····	(69)
阿胖碰“运气”·····	(79)
阿大阿二穿错鞋·····	(87)
阿三头开门·····	(94)
阿宝养的乌龟·····	(101)
潦草书法家·····	(106)
“佐罗”之死·····	(112)
阿宝娘的困惑·····	(117)
青砖墙前·····	(122)
吕品品趣闻(四则)·····	(127)
阿保趣闻(五则)·····	(159)
后记·····	(181)

“毕扑”一声(代序)

我虽然是个二三流的作家,某一天却突发奇想,准备写一本《上海人的童话》。这天晚上,我喝了三壶茶,铺开稿纸,写了八次开头,总觉得不满意。撕了写,写了撕,一直写到半夜十二点敲过,还在写开头。妻子火了,起了床,“叭嗒叭嗒”跑到楼梯口,把电闸关了。于是一片漆黑,我只得作罢。

第二天脑袋昏沉沉的。上班路上,撞上电线杆,额头鼓起了大包。干脆请了病假,将自己关在房里,继续写那本童话书的“开头”吧。虽然妻子已上班,女儿已上学,房间里只剩下梳妆台上那只老爷时钟的“嘀嗒”声,可弄堂里却很热闹。一会儿是传呼电话站的老阿姨拿着电喇叭,拔直喉咙在大喊:“三楼(或二楼)王阿狗(或张阿猫)电话!”一会儿又有人拉长嗓门在吆喝:“酒酿要哦?”“坏的棕棚、藤棚修哦?”唉,没有片刻安静。

我喝了六壶茶,中间吃了一包熟泡面,才在下午

三点钟光景，勉强写了个还算可以的开头。这个开头是这样的：

我虽然是个二三流的作家，某一天却突发奇想，准备写一本《上海人的童话》。

“万事开头难”。我正准备好好写下去的时候，一阵楼梯响，女儿放学回来了。

女儿废话多，一回家就“嘀嘀咕咕”地跟我讲这讲那。我好恼火。当过作家的都知道，创作时的思路最怕中断。一断，再想联结起来，那比织蜘蛛网还费劲。

我赶紧把女儿哄进她的亭子间：“做作业去。”

“砰！”帮她把门关上。然后匆匆回到自己的书桌前，读了一遍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写成的开头。开头，已符合作品的一般要求，寥寥数语便“开门见山”地介绍出主人公的身份和故事的开端。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写呢？笔尖在这里又卡住了。

我忽然想起，有一位心理学家说过，你越是急不可耐，思维活动就越是“按部就班”。随着你激动而又焦急的心理作用，思维活动会出现跳跃，某种完整的构思因思维信号中断而出现TOT现象……

TOT现象？什么乱七八糟的。脑子里尽开无轨电车。回来，回来，继续往下想，接下去该怎么写？

是写主人公如何挖空心思地钻在稿纸堆里写呢？还是主人公上大马路小弄堂去体验生活，收集上海人的素材？或者干脆写那位主人公昏头昏脑地撞上了电线杆（像我今儿上班路上那样），突然眼前金光闪闪，脑袋里蹦出好多“灵感”……

一个作家没有“灵感”就写不成好作品。我写作时老不见“灵感”来，所以只能当二三流的作家。这叫逻辑推理，在大学里读《逻辑学》时学过……

赶快刹车！自己的思路怎么又滑到“灵感”《逻辑学》上去了？！

“砰！”亭子间的门响了一下。一阵楼梯响，女儿出去了。

“璐璐。”我女儿叫庄晓璐，小名璐璐。我边喊边跟着追下楼去。

弄堂口，传来一个瓮声瓮气的吆喝声：“坏的文章修哦？坏的作业补哦？”

奇怪？！

我蹑手蹑脚地朝奇怪的声音方向走去。只见一个戴黑礼帽的中年汉子，手拿一只气体小瓶，正朝一堆书本上“毕扑”……

我立刻联想到电视上做的“雷达”杀虫剂的广告词：“毕扑一声，蟑螂死光光。”

可那个黑礼帽怎么拿着小瓶，对着书本“毕扑”呀？

黑礼帽周围拥着一群小孩，女儿璐璐也挤在里面。她踮着脚伸着小手，把作业本往黑礼帽那里递，嘴里还直嚷嚷：“叔叔，给我‘毕扑’！给我‘毕扑’！”

我一把攥住璐璐的手臂。女儿“哇”地尖叫一声，脸色发白。她支支吾吾地说：“爸爸，今天老师布置的作业实在太难了……”

“太难？那就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好好地想，到这儿干吗来了！”我心中好不恼火。

隔壁的大脑袋阿保朝我扮了个鬼脸，拉开沙喉咙对我说：“这位黑帽子叔叔本领可大啦。我们凡是做不出的题目，做错了的作业，都可以到这里来修补的。”

“鬼话！”我瞪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，“这里又不是修自行车补轮胎的地方。”

黑礼帽朝我干笑着，瓮着鼻子说：“老兄，这位小阿弟讲的都是真话。坏的作业我可以补，坏的文章我可以修。不信，瞧！”他像城隍庙门口卖膏药的，一拍胸脯，“灵光不灵光，当场试验。”他接过阿保手里那本全是“大叉”的数学作业本，摊在地上。又从他随身带着的手提箱里找出一本教师用的《数学备课笔

记》，也摊在旁边。然后摇摇手里的那只气体小瓶，一掀瓶口，“毕扑”一声，一股紫色的气体喷在作业本和备课笔记上。顿时，上面紫色一片。慢慢的，由紫变蓝，由蓝转绿，由绿变黄，由黄转白……

稀奇，真稀奇！阿保原来那本乱糟糟的作业本，顿时变得十分整洁的了。我接过本子，细细翻了一遍，取出电子计算器，当场演算了一遍，全对。我惊讶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我突然想，自己写那部童话书，费了这么多时间才写了个“开头”。要是请他来“毕扑”一声，或许……

我红着脸，把嘴巴凑近黑礼帽的耳根，吭吭哧哧地说了一遍。

黑礼帽咯咯一笑：“行，小事一桩。”

我兴冲冲地把黑礼帽请到家里。

璐璐正在亭子间里“嘀嘀哒哒”地玩她的电子游戏机。我已无意干涉，反将亭子间虚掩的房门关严实。

我把客人引进自己的房间，泡上一壶香喷喷的龙井茶，然后清了清嗓门，说道：“我虽然是个二三流的作家，某一天却突发奇想，准备写本《上海人的童话》。可是……”

我“可是……然而……如此……这般……”地说

了一通。黑礼帽听罢，晃着脑袋，瓮着鼻子吩咐：“把你家里的书，统统拿出来。”

我家地方小，除了一只不大的书橱里装满了书，床底下、桌底下也都塞着书。我把所有找得到的书都翻了出来。黑礼帽一本一本地看着书名，把《上海文化艺术年鉴》、《上海地方志》、《上海城隍庙五香豆》、《上海新时装》等有“上海”字样的书都挑出来，挑了一大堆。

他把一厚叠稿纸放在书桌上，再把挑出来的书，一本本压在稿纸上，堆得高高的。然后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那只气体小瓶，一按瓶口，“毕扑”一声，紫色一片，由紫变蓝，由蓝转绿，由绿变黄，由黄转白……等颜色退尽，黑礼帽从书底下抽出稿纸。

哇！上面已经密密麻麻写满了字。书名用的是漂亮的隶书——

《上海人的童话》

我兴奋得喉头打颤，拉住他的衣袖，问道：“告诉我，这是什么宝贝啊？”

黑礼帽神秘地一笑，用鼻音说：“这是祖传‘天衣牌’无缝气体胶。‘毕扑’一声，就能把各种现成资料